

语法化学说 (第二版)

(美) 鲍尔·J·霍伯尔 著
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梁银峰 译

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纪念
德怀特·鲍林杰
1907—1992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1
第二版序言与致谢	1
1 前言	1
1.1 引言	1
1.2 什么是语法化了的形式?	4
1.2.1 语法形式的初步分类	5
1.2.2 斜坡	7
1.2.3 迂说法和附加词缀法	9
1.3 语法化再举例	12
1.3.1 Lets	12
1.3.2 一个西非标补词	16
1.3.3 一致关系标记	19
1.4 语法化和语言结构	20
1.5 语法化和语言演变的方向性	21
1.6 结论	22
2 语法化的历史	24
2.1 引言	24
2.2 早期的语法化研究	24
2.3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语法化研究	31

2.4	语法化研究的最近趋势	38
3	机制：重新分析和类推	47
3.1	引言	47
3.2	关于演变的一些背景设想	48
3.2.1	归纳、演绎和估推	50
3.2.2	谁是语言学习者？	52
3.2.3	遗传天赋问题	54
3.2.4	创新和扩展	56
3.3	重新分析	60
3.3.1	法语的屈折将来时	63
3.3.2	英语的情态助动词	68
3.4	重新分析的独立性和语法化	71
3.4.1	词序演变	73
3.5	类推/规则的泛化	78
3.6	重新分析和类推的不同结果	84
3.7	结论	86
4	语用因素	87
4.1	引言	87
4.2	推理和意义演变	91
4.2.1	语义学和语用学	93
4.2.2	形式意义之间的关系：同形异义和一词多义	94
4.2.3	会话和会话推理	96
4.3	语用推理在语法化中的作用	100
4.3.1	隐喻过程	104
4.3.2	转喻过程	108
4.4	作为解决问题的隐喻和转喻	114
4.5	语用强化和“淡化”	116
4.6	结论	122

5 单向性假设	123
5.1 引言	123
5.2 泛化	125
5.2.1 意义的泛化	125
5.2.2 语法功能的泛化	129
5.3 非范畴化	133
5.3.1 从名词到词缀的斜坡	137
5.3.2 从动词到词缀的斜坡	139
5.3.3 多重路径	143
5.4 参与单向性的某些过程	144
5.4.1 特化	145
5.4.2 分化	148
5.4.3 更新	153
5.5 单向性的共时结果：层次	156
5.6 频率	159
5.6.1 频率结果	160
5.6.2 频率的共时研究	162
5.6.3 频率的历时研究	163
5.7 单向性的反例	165
5.8 构拟过程中单向性的使用	174
5.9 结论	175
6 从句内部的形态演变	177
6.1 引言	177
6.2 形态化	177
6.2.1 附着形式的某些特征	180
6.2.2 附着形式的位置	181
6.2.3 融合过程和语素次序中的语义“相关”因素	191
6.2.4 形态化过程中的语音伴随物	195
6.3 聚合体的发展	201

6.4	论元结构标记：功能-语义等级和形态泛化	208
6.4.1	波斯语中的宾语标记	208
6.4.2	从统计学角度看作格标记	212
6.5	丧失	216
6.6	结论	219
7	跨从句的语法化	220
7.1	引言	220
7.2	从句组合结构斜坡	221
7.2.1	并列结构	225
7.2.2	主从结构	228
7.2.3	从属结构	231
7.3	从句连接成分的语法化	232
7.4	复合句结构的发展举例	240
7.4.1	英语的 <i>That</i> -补语	241
7.4.2	阿卡底亚语的引用 <i>say</i> -结构	246
7.4.3	英语和赫梯语中的关系从句	249
7.5	从复合句到简单从句	259
7.5.1	拉萨语中从从句链接到动词屈折	259
7.5.2	两个连接从句重新分析为单一从句	262
7.5.3	当代英语中从主要从句结构到句子状语	264
7.6	从句组合中单向性的一些反例	266
7.7	结论	269
8	极端语言接触环境下的语法化	270
8.1	引言	270
8.2	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的基本特征	272
8.2.1	皮钦语的一些特征	273
8.2.2	克里奥耳语的一些特征	276
8.3	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对语言演变的启示	280

8.3.1 儿童语言习得和成人语言习得的对比	280
8.3.2 简化和细化	284
8.4 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对于语法化的具体启示	286
9 结语和对于今后工作的建议	295
参考文献	298
引用语言目录	343
译者后记	347

图形目录

3.1 语言演变模型	49
3.2 助动词 <i>be going to</i> 发展图式	85
4.1 助动词 <i>be going to</i> 发展的修正图式	116
7.1 从句组合斜坡的相关属性	225

表格目录

3.1 公元 1000 年至公元 1500 年之间英语 VO 词序的 语法化	83
5.1 印度-伊朗诸语言中复合动词的大致比例	142
5.2 根据主要动词的语义类别, 马拉地语和印地-乌尔都 语里复合动词的比率	143
6.1 布里亚特蒙古语代词和动词词尾	179
6.2 波兰语系词的显调和附着形式	184
6.3 公元 1500 年至今的波兰语中附着系词与动词词干的 结合	185
6.4 “说”的动词过去时与人称-数后缀的单词化在波兰语 不同方言中的差异	186
6.5 体-时-语气的词缀形式	195
6.6 古冰岛语现在时陈述性反身动词形式	202
6.7 前梵语的名词屈折成分	205
6.8 梵语和前巴利语的系动词形式	206
6.9 前巴利语和巴利语的系动词形式	206
6.10 保加利亚语方言中不定过去时的不同屈折成分	207
6.11 保加利亚语方言中过去分词的不同屈折成分	207
6.12 古英语强式 ^a 形容词单数强屈折形式	217
7.1 <i>that</i> 和 <i>think</i> “想”、 <i>guess</i> “猜”连用与 <i>that</i> 和其他所有 动词连用的对比	266

梁银峰

本书译自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Paul J. Hopper 和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和英语系教授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合著的 *Grammaticalization* (第二版), 原书于 2003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第一版于 1993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 西方语言学界涌现了大量关于语法化问题的争论, 这些争论进一步推动了语法化理论的发展。第二版据此对第一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大大丰富了第一版的内容, 主要表现在: 第 1 章增加了对语言演变方向性问题的讨论; 第 2 章补充了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方语法化研究的概述; 第 3 章增加了对“谁是语言学习者”、“遗传天赋问题”、“创新和扩展”等问题的讨论; 第 5 章增加了关于语言形式在演变过程中使用频率的讨论; 第 7 章补充了一些复合句结构发展的例子(如阿卡底亚语的引用 say- 结构), 另外还增加了关于两个连接从句是如何经过重新分析发展为单一从句的讨论; 第 8 章补充了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对语言演变研究和语法化研究的重要启示。在补充内容的同时, 第二版也删减了第一版中某些过时的分析和讨论, 这里就不详细指出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 语法化已经成为西方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后不久, 我国语言学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介绍语法化理论的文章, 如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孙朝奋《〈虚化论〉评介》(刊

《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4期),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刊《当代语言学》1998年第3期)等。最近的文章,如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语言科学》2005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介绍了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最新动向和进展情况。随着国外语法化理论的不断引进,我国语言学界,尤其是汉语学界也开始从语法化的视角研究汉语问题,语法化日渐成为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Hopper 和 Traugott 两位教授合著的《语法化学说》一书写作的初衷就是向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介绍语法化的研究概况,我们希望该书的中文译本能够为国内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以及其他研究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便利。

本书共分九章。第1章是前言,第2章回顾语法化研究的历史,第3章到第8章是本书的主体,第9章是全书的结语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下面结合汉语的情况简介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1. 前言

本章首先对“语法化”这一概念作了明确的解释和定义,具体说来,它有两层含义:(i)一种研究语言的词汇、结构和语法材料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它在特定语言和跨语言中进行历时和共时的研究;(ii)一个涉及语言演变的术语,通过这种演变,词汇项和结构进入某种语境以表示语法功能,一旦这些词汇项和结构发生了语法化,它们继续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一般所说的语法化是后一种含义。按本书的看法,语法化并不等同于语言演变,它排除了纯粹的语义演变和词序演变,尽管它们与语法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根据语法形式的独立性和自由度,本章1.2.1节把它们初步分为“语法词”、“派生形式”、“附着形式”、“屈折成分”四类,这四种形式构成一个连续体,其中一端形式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独立的词),另一端形式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附属于词干的词缀)。

本章1.2.2节还介绍了语法化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斜

坡”。“斜坡”是一个隐喻性概念,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连续体”:沿着一条想像的路线把形式排列起来,其中一端是一些较为完整的形式(词汇形式),相反的一端则是被挤压的和缩减的形式(语法形式)。这一概念具有跨语言的共性。目前大多数语言学家都同意人类语言中存在一个如下类型的“语法性斜坡”:

实义项 > 语法词 > 附着形式 > 屈折词缀

尽管对于某个具体语言形式来说,究竟把它置于斜坡中的哪个位置语言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对它在斜坡中的相对位置没有多少争议。汉语史演变的不少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共性,最典型的是表示动作完成或状态实现的体标记“了”和表示动作进行或状态持续的体标记“着”,历史上它们分别由表示“了结”意义的动词“了”(如梅祖麟 1981、1994、1999,曹广顺 1986、1995:16—25 页、2000,吴福祥 1998)和表示“附着、置放”意义的动词“著”虚化而来(如赵金铭 1979,梅祖麟 1988,曹广顺 1995:26 页),这两个动词虚化为体标记以后,在某些双音介词中它们进一步变为词汇层面的语素,前者如“除了”、“为了”,后者如“顺着”、“沿着”、“朝着”、“照着”等。“了”、“着”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屈折词缀,原因很简单,因为汉语属于孤立语,不会发展出形态屈折成分。这样,上述语法化斜坡在汉语中的情形应该是:

实义项 > 语法词 / 附着词 > 词内语素

1.2.2 节提出了“标补词”的概念,这个词本质上是引导限定补足语从句的连接词,如英语中引导主语补足语从句或宾语补足语从句的 *that* 就是个标补词。本节以埃维语(一种西非语言)的 *bé* 为例,简述了它的语法化过程。*bé* 本来是个普通言说动词,当它跟在母句中另一个言说动词之后时,在语义上便成为羡余成分,言说义开始丧失,形态上也不能再携带时、体标记,于是逐渐虚化为引导命题宾语的标补词。下一阶段,它适用的语境扩大,除了跟在言说动词之后,也可以跟在认知动词和感知动词之后,这是一个语法功能泛化的过程。据刘丹青(2004)的研究,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道”也有类

似的功能。据他的考察,“道”可以和很多 V 结合,构成“V 道”,这个 V 除了是言说动词(如“念、问、叫、喊、骂、答、唱、叹、吆喝、批评”等),还可以是写作、思维义动词(如“写、记载、想、转念”等),“V 道”的后面一定要有一个补足语小句作为 V 的内容宾语。刘先生认为这个“道”已经丧失言说义,它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引导宾语小句,因此,它已经虚化成了标补词(他称作“标句词”)。不过“道”不像英语里的 that 那样适用的语境广泛,而且一般只能用在直接引语前,使用没有强制性。和间接引语相比,直接引语在话语结构中的独立性较强,它和前面主句的复合程度较弱,用本书第 7 章的话来说,直接引语和主句构成的只能算是主从结构,还没有发展成高度融合的嵌套型从属结构。这和“道”还没有语法化为纯粹的从句间连接标记是一致的。

本书 1.2.3 节提到,有些欧洲语言名词的有定性后缀是从指示代词变来的,如丹麦语 dreng-en“那个男孩”中的-en、hus-et“那所房子”中的-et,分别是通性名词和中性名词的有定、单数标记,它们来源于更早的后置指示代词。本书在后面的章节中也多次提到,指示代词变为定冠词是一条跨语言的共性。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演变,如“其”,在古汉语中它是个典型的指示代词,后来它的指别性减弱,有虚化的趋势。例如: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世说新语·尤悔》)本,这里指农业或根基。末,这里指不重要的东西。

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贾:一卖真金,其第二者卖兜罗绵。(《百喻经·估客偷金喻》)

其时道诚劝惠能往黄梅山礼拜五祖,惠能报云:“缘有老母家乏欠阙,如何抛母无人供给?其道诚遂与惠能银一百两,以充老母衣粮,便令惠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师。(《祖堂集》卷二,惠能和尚)

第一例中,“本”、“末”都不是指具体事物,无须“其”来指别,因而“其”的指别性是很弱的。第二例中,“其”用在由序数词构成的名词性短

语(“第二者”)前,从语义上看,由于已经有序数词对后面的名词进行了限定,这个“其”虽然也处在定语的位置上,也无须再加以指别。第三例中,“其”用在指人的专有名词之前,根据指示代词的功能特点,指示代词不能用于唯一的所指对象,“其”在功能上似乎也是羡余成分。

明代白话小说中,近指代词“这”和远指代词“那”也见用于人名之前,失去了指别性。如: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

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水浒传》第一回)

据方梅(2002)的调查,现代北京口语中,“这”和“那”不仅可以位于人名前,还可位于通指名词(如“外国人”)、光杆名词(如“人”)或相当于光杆名词的“的”字式(如“男的”)和非回指名词(如“肉”)之前,语义上已丧失了指别功能,语音上已经弱化,方梅据此认为“这”和“那”在北京口语中已经演变为定冠词。不过我们觉得把“这”“那”看作定冠词还有点勉强,毕竟口语中使用这两个指代词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而典型的定冠词用在名词前具有强制性(如英语里的定冠词 the),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北京口语中的“这”、“那”以及汉语史上的“其”,看作具有定冠词功能的语用成分,它们还没有语法化为句法成分。

2. 语法化的历史

本章回顾了以往语法化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家的思想,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早期的语法化研究;(二)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语法化研究;(三)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在早期的语法化研究中,法国语言学家 Antoine Meillet 发表于1912年的一篇文章影响巨大,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语法化”一词,并认为新的语法形式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产生的:一是类推,二是语法化。不

过 Meillet 认为词序演变也属于语法化的范围,本书不同意这一看法。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语法化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是 Givón,他在 197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今天的形态是昨天的句法。”1979 年他出版了《语法的理解》(*On Understanding grammar*)一书,该书把所有的语言现象都严格地置于“句法化”和“形态化”的框架之内,该书提出了一个典型的语法化路径:

话语 > 句法 > 形态 > 形态音位 > 零形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语法化研究在西方语言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学家非常多,诸如 Lehmann, Heine, Reh, Fleischman, Traugott, Sweetser, Claudi, Hünemeyer, Bybee 等人,他们从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不同的角度探讨语法形式的演变过程,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a) 语法化的历时方法和共时方法是否存在矛盾?是否还需要新的方法?(b) 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还是非连续的过程?(c) 语法化在多大程度上是话语语用力量的结果?(d) 当概念和形式参与语法化过程时,它们的选择有什么限制?(e) 刚产生的语法化什么时候可以辨认出来?(f) 语法化是一种单向性现象吗?(g) 语言中的什么现象不是语法化的实例?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是:语法化和重新分析的关系是什么?语法化的发生是否来自重新分析?语法化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开始的?语言演变和语言范畴产生的首要诱发因素是什么?此外,语法和会话惯用法之间的界限问题、话语标记的产生、敬语与“礼貌的语法化”等也是最近几年人们热烈讨论的主题。

3. 重新分析和类推

重新分析和类推是促使语法化发生的两种普遍的机制,能够造成不同的结果。具体来说,重新分析指的是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体现为构成成分、层次结构、范畴标注、语法关系和黏着性(指边界

类型)的变化,它在本质上涉及的是线性的、组合性的、经常是局部的重新组织和规则演变,在形式上可辨认的修饰关系被揭示出来之前,它是隐蔽的;类推指的是已经存在的结构对现存形式产生的吸引同化,即规则的泛化,它在本质上涉及的是聚合关系的组织、表层搭配和用法模式中的演变,类推使隐蔽的重新分析的演变成为明显的。重新分析和类推在语法化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前者创造出新的语法结构,后者则为这种演变的发生提供主要证据。

本章还讨论了重新分析和语法化的关系。一般来说,重新分析会导致语法化的发生,不过并非全是如此。例如,词语的复合经常涉及弱化和词/语素之间界限的重新分析,比如 *bo'sun*“水手长”来自 *boat*“小船”+ *swain*“人”, *hussy*“贱妇”来自 *house*“房子”+ *wife*“女人”, *sweetmeat*“甜食”来自 *sweet*“甜的”+ *meat*“食物”。*Swain*, *wife*, *meat* 并没有被重新分析为语法语素,这种重新分析的结果应该是“词汇化”,而不是语法化(详见 3.4 节)。汉语的复合词也是这样,历史上它们很多是由短语固化而来的,由短语到单一的词,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丧失了,这是重新分析的结果,其结果一般是产生复合实词,所以不存在语法化的问题。

4. 语用因素

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法化发生的机制,但却不是语法化发生的动因。本章指出,语法化(包括语言演变)的发生受到说话人-听话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诱发,听话人激发了说话人提供信息、甚至提供清楚信息的意图,听话人也会积极地推测说话人的意图。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常常包含两种类型的语用推理:转喻和隐喻。隐喻涉及用另外一种不在语境中存在的事物,来确切说明一种一般是更复杂或更抽象的事物,两个概念之间受到类推和象似关系的诱发;转喻涉及用另外一种在语境中存在的、即使只是隐藏的意义来确切说明一种意义,它在本质上是由于在语流中一个概念实体邻近另一个概念实体而产生的语义联想,这种语义联想实际上是会话含义的语义化,即重

新分析的过程。可以说,这两种语用推理是语法化发生的真正动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研究语法化的学者更多地关注隐喻推理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比如表示身体部位的词如何通过隐喻变为处所词,空间词如何通过隐喻变为时间词,又如情态动词如何通过隐喻从强制性意义发展出与可能性有关的意义(认识意义)。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转喻在语法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因为很多来源于词汇项的语法项不是独立于语境而产生的,语法项的产生离不开它所在的高度具体而局部的语境。比如英语里的 *go* 由趋向动词语法化为表示将来时意义的助动词,如果它不与表示目的意义的小品词 *to* 邻接(即在 *be going in order to V*“为某事而正在去往某地”这样一个语境中),它就不可能发生语法化。关于转喻推理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本书 4.3.2 节通过若干实例作了充分的讨论,结论是:在语法化过程中,作为重新分析的转喻比作为类推的隐喻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结论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是:在分析汉语事实时,如果只是孤立地谈论某个词汇项或语法结构的演变,往往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也不能令人信服,只有联系它所在的语境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我们在这里绝没有忽视隐喻推理的重要性的意思)。

本章 4.5 节还谈到了语法化形式旧意义的“滞留”现象。当某个创新形式被言语社团普遍采纳之后,它一般会经历语义淡化、形态黏着和语音磨损,但它原来的一些词汇意义踪迹往往会黏附着它,它的词汇历史上的具体细节会反映到对它的语法分布的制约上,这种现象被称作“滞留”。本节举了西非加族语的一个例子。在加族语里,受格标记 *kè* 本是“拿”义动词,虚化为受格标记以后,它只能适用于受事宾语,不能适用于结果宾语或感事宾语等,这一句法制约与它的前身是一个义为“拿”的动词有关,它虚化为受格标记以后,本身仍滞留着原有的意义。汉语的“把”由“持”义动词虚化为处置介词以后,它受到的制约与加族语的 *kè* 非常类似:(i)“把”字句的谓语动词不能是“看见”、“听见”、“闻见”、“知道”、“发现”一类的感受动词,这是因为这类动词对宾语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如“我们把蓝天看见

了”、“我把那个消息知道了”、“敌人把侦察员发现了”等都不能说。

(ii) “把”字句一般指的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某种处置,动作发生以前不存在、动作发生以后才存在的事物不能成为把字的宾语,如“生了个孩子”、“盖了间屋子”、“织了件毛衣”等不能变换为把字句。

语用强化和语义淡化也是本章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语法化过程中,某个语法形式较旧意义的丧失和较新意义的加强存在一定的平衡性,较旧意义一般是相对具体的,较新意义一般是相对抽象的,这种抽象性更多地体现在表示时间、角色、连接等语法意义上。关于这一点,下面“单向性假设”一章还要再作讨论。

5. 单向性假设

关于语法化单向性问题的讨论,在本书的 5—7 章全面展开。所谓单向性是指,某个词汇项或短语通过在某些受到高度制约的局部语境中的用法,被重新分析为具有了句法和形态功能。其演变模式是:

使用于特定语境中的词汇项 > 句法 > 形态

基本的假想是两个阶段 A 和 B 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样 A 就发生于 B 之前,但反之则不行。这就是所谓的单向性。

非范畴化是单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所谓非范畴化,主要是指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范畴中相对原型的成员在它们的分布、至少在它们的一种用法中变为不太原型的成员的趋势,这一演变趋势如果用—个范畴斜坡表示就是:

主要范畴(>中间范畴)> 次要范畴

主要范畴包括名词和动词,其成员是相对开放的;次要范畴包括前置词、连词、助动词、代词和指示代词等,其成员是相对封闭的;中间范畴包括形容词和副词,可以证明它们来源于(分词性)动词和(处所、方式等)名词。